

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

——中国文人园林的美学表述

王玲娟

(东南大学艺术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6)

Chinese literator landscape garden is the a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tor pursuing the highest realm of life. Their aesthetic character is to blend feeling and scenery, the nature and person together. Their highest aesthetic idea and pursuit is from the realm without self to the realm with self.

Key Words: Literator Landscape Garden Aesthetics Aesthetic Formulation

内容提要 文人园林,是中国传统文人追求人生至高精神境界的感性诠释。其美学理念是从“画境”到“意境”;其美学特征是情与景溶,天人合一;其最高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则是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

关键词 文人园林 审美 美学表述

中图分类号 K928.73

文献标识码 A

文人在封建社会又往往叫“士”,是指有学养有能力的知识阶层。他们一来自民间,通过仕学一体化的科举之路,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里高于百姓、低于贵族的一个松散而又内在统一的特殊群体。这个特殊的文化阶层,他们的风雅之事,他们的忧愁之事,他们的激愤之事,他们的清逸之事,千百年来数不尽也说不完,成为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文人园林,跟文人诗、文人画一样,是文人追求人生至高境界的默默的诠释。通过对文人园林以及文人园林审美追求的深透理解,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人的特质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从而对现代文人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何去何从能有所思考。

中国的文人园林,最早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的私家园林,象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兔园(又称梁园),东汉大将军梁冀在洛阳修建的宅园。不过,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园林”,因为,它们的主

人还算不上后来意义上的“文人”。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乱,但却在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官僚士大夫、文人均以野居隐逸为高雅,纷纷建造自然山水式宅园,并且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例如,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南朝宋诗人谢灵运,就在风景幽雅的会稽山建造了一座大庄园,他为此还写了一篇名为《山居赋》的著名文章。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1]。应该说,中国的文人园林就萌芽于这个时期。

到了唐代,文人士大夫们渴求在市井中也能闹中寻幽,于是在宅旁修葺园地,在近郊购置别业,蔚然成风,使文人园林迈入了兴盛时期。著名的王维在蓝田县的“辋川别业”,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白居易在庐山的“庐山草堂”等。这个时期的文人园林开始有意识地溶入了诗情和画意。文人园林的兴盛,使中国古典园林艺圃绽放出了夺目绚丽之花。这是中国古典园林成熟的一个

收稿日期 2004-03-20

重要标志。

到宋代,尚文鄙武的社会习俗使当时文人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这就大大刺激了文人士大夫的造园雅趣,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曾亲自参与园林的规划设计,参与造园活动,从而促成了“文人园林”的进一步兴盛。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就在扬州任太守时修建了著名的平山堂。宋代文人园林的风格,较唐代更为成熟,可以概括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四个特点^[2],北宋诗人苏舜钦在苏州的“沧浪亭”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可以说,这个时期,文人园林成为文人的艺术趣味在园林中的集中表现,占领着士流园林的主导地位,同时成为私家造园的一股巨大潮流,影响着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的风格和意趣。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结束期。这个时期的文人园林还是在唐宋写意山水园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调主观心绪和意趣的表达,突出山水之美,注重园林的文学趣味。著名的苏州“拙政园”,初为唐代诗人陆蒙龟的住宅,元代为大宏寺,到明代嘉靖年间,成为御史王献臣的归隐之所,并且又改成宅园,取晋人潘岳《宋居赋》“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句意,名其为“拙政园”。此园可以看成是明清时期文人园的一个突出代表。

二

纵观中国文人园林的发展史,细览中国文人园林的具生相,我们会发现:从“画境”到“意境”,是中国文人园林的美学理念;情与景溶,天人合一,是中国文人园林的美学特征;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则是中国文人园林的最高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

这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致境界,更是中国文人园林的美学追求。氤氲缭绕的山楼,藤萝、兰芷点缀其间的竹丛,环绕着槐荫、绿柳、香梅的亭台楼阁和屋舍,还有紫气青霞轻舞、白苹红蓼争艳、仙鹤沙鸥翔集,还有“千顷之汪洋”和“四时之烂漫”,这是何等秀美和绮丽的画卷啊!在溶溶月色中,在瑟瑟风声里,静抚一榻琴书,动涵美轮秋月,于凉亭浮白,于暖阁偎红,这又是何等超脱的人生境界啊!怎能不叫那些常常失意失落的文人们“凡尘顿远襟怀”呢!

在这里,文人园林是“仿佛片图小李”和“参差半壁大痴”的“秀以堪餐”的自然美境,同时也是凉亭可“浮白”,暖阁可“偎红”的生活美境。在这里,

仿佛没有了人工雕凿的痕迹,自然美和人工艺术美做到了天衣无缝的有机统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一切都是那么有着无穷韵味。在这里,“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自然生活“画境”孕育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与境契”的朦胧“意境”。

在这样的静谧的美画卷里,作为个体的本来就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往往会从一个冷静的理性的旁观者,渐渐地不由自主地融化成画卷中的一片绿叶,一汪清泉,抑或是一块耸立的异石,与整个园林一道,去尽情享受大自然的和风细雨,聆听自己内心最高雅最纯净的声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个体存在已不再是孤独的,也不再是渺小的,他什么也不是,他亦也溶入了无边无垠的天地大化之中,沉涵其中遨游其中了。或者说,个体理性存在已趋近于无,只剩下一个缥缥缈缈的似有似无的感性躯体,去领略那赫然于前的美妙之景。李白有诗可证:“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这,便是忘情山水或者说融情自然的“无我之境”。

三

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儒家、道家、玄学,无一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文人,影响着中国的文人园林艺术。而儒家思想,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无可非议地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支柱,也成为文人园林美学追求的主线。在这一主线之中,骨子里又糅合了各家思想,糅进了矛盾多样的精神元素,使中国文人园林的内涵极为丰富,从而散发出浓郁的耐人寻味的东方之美。

首先是儒学。儒学要求“中庸”。其“中和”之美要求温文尔雅,要求含而不露,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万物与吾一体”的至高境界。正如孔子所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艺术心境倾向于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和融合自然,这也是中国文人园林所遵循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中国文人园林一般都呈现出以小为尚的倾向,注重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有浓重文学意味的整体,以小见大,在咫尺面积中创造出无限空间。苏州沧浪亭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俱有情。”就表现出园主陶然于自然,视己如同自然的儒家心理。另一方面,儒家的“比德”思想也对文人园林的主题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寄情于物,寓意于物,以物比德,梅、兰、竹、菊、松、荷,这些或清冷幽

香,或虚心有节,或不畏霜寒,或挺拔凌云,或随遇而安的自然之物,正是中国传统文人高尚情操和淡泊铭志的象征,而各种形貌奇崛的山石则暗喻着中国传统文人内心的桀骜不逊和奇情宜才。

中国的传统文人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着现实批判的理想和热情,同时,又非常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内涵,他们的人生理想其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黑暗而严酷的现实社会又往往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抗争,他们郁闷,他们徘徊,最后,得出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至理名言。应该说,儒家思想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是扎根最深最牢的。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总是在“朝”和“野”之间徘徊。在朝最得意的时候,诗歌、园林、绘画、书法……这些艺术形式成为他们炫耀的添加剂,在野最失意的时候,这些艺术形式则成为他们心灵的安慰剂,成为他们精神的栖息之地。可以说,园林,正是他们情感寄托的好所在。

其次是道家。道家思想以“无为而无不为”的超脱与顺其自然为特征,其精神表现为逍遥虚静、无为顺应、淡泊自由和浪漫飘逸。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文人园林溶进了些许仙风道骨,其中“淡”是道家思想在文人园林中的集中表现。所谓“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园林景观本身具有平淡或枯淡的视觉效果,这种效果在萧瑟的深秋和清寒的初冬更能显现出来,笔者就曾在这样的季节里游览过苏州几大名园。老树凋枯,在清冷的天空中凸现出疏简古拙的枝桠,花暗草淡,水波不兴,一切都显得那么冷静而宁静,但却蕴含着说不出的悠远清淡意味。司空图说:“神出古异,淡不可收”,用在这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另一方面,文人园林又往往通过一些“平淡无奇”的小景小致,触发个体的直觉感受,从而在思维的超越中获得某种审美体验。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3]宋代哲学家程伊川说:“冲淡无联,而万象昭然已具。”^[4]这,便是文人园“淡而有味”的个中原委。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玄学,在艺术上则提出了“言不尽意”、“悟对神通”的理论主张,使山水园林的建筑到达了一个追求形外之意的境界。这样,园林作为文人们实践和体验山水玄学化和玄学山水化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文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陶渊明在《饮酒》一诗中这样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此中有真意,俗辩已忘言。”这表明了古代文人有着“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生活态度和审美追求。而“此中”的“真意”,是“欲辩”不能的,这,便是文人园玄之又玄的精妙之处。

陶渊明有名的《归田园居》这样写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很多人认为,这首诗精要地把中国古代文人“归园”——回归自然的原因点化了出来,其实这只是看到了表层。因为,如果“性本爱丘山”的话,为何还要“一去三十年”呢?“久在樊笼里”,当然想“返自然”了,这该是人之常情。所以,清高淡泊,但这恐怕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中国的文人,哪一个是从一开始就心甘情愿退隐山林退隐园林的?往往都是在他们最失意最落魄的时候,在自然山水或闹中静园中寻求到精神的平衡点,以超脱的形式达到对失落的心理认同。

所以说,中国的文人诗画也好,文人园林也好,“无我之境”只是个过程,而“有我之境”才是真正的目的。园林和诗画寄托了文人无限的情思,也是文人个人品性和心性的外在化和对象化。园林,则是这种外在化、对象化的最感性、最直观的存在。

四 结语

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面对着日益局促的现实空间和日益动荡的精神空间,我们的现代文人也疑惑,也徘徊,也抗争,也无奈。怎样在残酷而激烈的现实中找到一个精神的平衡点和支撑点,找到一个心灵的栖息之所?我们不妨学学古代的文人,看看“他们”的园林,做做“我们”的园林之梦,把我们的性灵升腾到那最纯净最清新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1]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2] 周武忠《寻求伊甸园——中西古典园林艺术比较》,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3] 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0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4] 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